

巴尔萨克⁺ 考察队历险记

⁺BAERSAKE
KAOCHADUI LIXIANJI

〔法〕儒勒·凡尔纳◎著
叁壹◎编译

★ 青少年最爱看的科幻故事 ★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 BAERSAKE
KAOCHADU LIXIANJI

巴尔萨克⁺ 考察队历险记

〔法〕儒勒·凡尔纳◎著
叁壹◎编译

★ 青少年最爱看的科幻故事 ★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尔萨克考察队历险记 / (法) 凡尔纳 (Verne, J.) 著;
叁壹编译. —西安: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5368 - 2973 - 2

I. ①巴… II. ①凡… ②叁…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 -
法国 - 近代 - 缩写 IV. ①I565.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8065 号

巴尔萨克考察队历险记

〔法〕儒勒·凡尔纳 著

叁壹 编译

陕西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版人: 李晓明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恒升印装有限公司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本 10 印张 177 千字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册

ISBN 978 - 7 - 5368 - 2973 - 2

定价: 19.80 元

地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http://www.mschs.cn>

发行部电话: 029 - 87262491 传真: 029 - 87265112

版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目 录

伦敦的银行抢劫案·····	1
巴尔萨克考察队·····	5
巴克斯顿勋爵一家·····	9
随队记者弗罗拉斯的通讯·····	16
弗罗拉斯的旅行日记·····	26
考察队陷入了困境·····	42
神秘的城市·····	55
在高空飞行·····	64
独裁者·····	70
平静的日子·····	82
新监狱·····	88
天才·····	92
黑土工厂·····	103
对旷野的呼唤·····	111
灾难·····	119
阿梅迪奥·弗罗拉斯有了个主意·····	123
门后的发现·····	134
哈利·吉勒其人·····	139
血腥的夜晚·····	143
黑土的结局·····	149
尾声·····	154

伦敦的银行抢劫案

这一天的下午4点40分，坐落于伦敦商场附近的中央银行德克办事处的五名职员正在进行日常的工作。出纳员在栅栏后清点现金：共有72079英镑2先令4便士。再过20分钟，他们便要结束一天的营业，各自回家去了。

此时，门被推开，走进一个人来。他一眼扫过营业厅，半边身子转过去，将右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伸出，向外面做了一个代表“三”的手势。他发了暗号之后，把门关上，走了进来，站在一个顾客后面，似乎在排队。

这顾客是一个彪形大汉，肩膀宽阔，看来力气不小。黑黑的脸膛，蓄了一部淡黄色的大胡子。他前面的顾客办完事之后，他就走上前跟职员攀谈起来。原先那个顾客把门拉开，走出了办事处。但是，门马上又打开了，又走进一个人来。这第二个新顾客和第一个一样：同样的高个子、宽肩膀，同样的黑脸大胡子，穿着同样的长披风。第二个顾客的举止也和第一个一样：他耐心地等在后面，轮到他了，他便和职员谈起话来，他前面的那个顾客往外走。

几乎和前一次一样，那顾客刚出去，门马上又开了，走进第三个人来。他也站在后面。这人中等个子，宽肩体壮，脸膛通红，胡子乌黑。和前面顾客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不尽相同。

终于，最后一个办完了事，走出去了。门口同时出现了两个人。这两人都穿着长外套，红脸上长着浓密的大胡子。两个人中稍高的那一个走在前面，刚跨进门，便停住了脚步，挡住了后面那一个。后面那人在门把手上做了一个动作，好像是他不小心把衣服挂在上面了。这一动作是在转瞬之间完成的。门很快地又关上了，但是门外的把手却不翼而飞。这样，谁也想从外面进来了。除此之外，门上还出现了一个“停止营业”的牌子。

两个不太忙的职员来应酬这几位刚到的顾客。其中的一个正待跟职员办事，与此同时另一个稍高的说要找经理路易斯·罗伯特·巴克斯顿先生谈谈。一个职员往里面去了一会儿，出来推开橡木高柜台尽头的转门，请那位顾客到经理室去了。职员给他带上门，又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经理先生和来客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呢？办事处的职员们事后都宣称：关于这一点，他们毫无所知。

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没有两分钟，稍高点的来客又出现在经理室门口，并且不慌不忙地叫道：“劳驾，经理先生要找出纳员斯多尔先生谈谈。”

“就来！”出纳员答道。

出纳员以他的职业所特有的仔细态度，从容不迫地把装在一个皮包里的钞票和三个钱袋里的硬币放进保险柜。“砰”地关上保险柜沉重的铁门，再关上他的小窗，然后走出他的栅栏，又认真地把栅栏的门锁好，才往经理室走去。在门口等他的客人给他让开路，然后跟着他进了经理室。

斯多尔进了经理室，惊奇地发现里面空无一人。正在纳闷的时候，一双大手像钳子一样紧紧掐住了他的咽喉，直到他晕倒在地。这一切都是在无声无息中进行的，营业厅里的五名职员，仍旧在平静地继续他们的工作。

经理室中的人利索地把出纳员捆起来，堵住了他的嘴。一切停当之后，他把门稍微打开一点，向营业厅看了一眼，然后咳嗽了一声，似乎在提醒营业厅里那四个同伙。接着他猛地一下把门打开。

这无疑是正式动手抢劫的信号。营业厅里的五个职员来不及发出任何叫喊声，就被冒充成顾客的五个歹徒分别击倒，不到30秒钟战斗就结束了。办事处的职员们都失去了知觉。

歹徒们从口袋里掏出了各种必要的工具，给失去了知觉的职员们嘴里塞上棉花，再用绳子缚住，也不管他们会不会闷死，他们的手脚被牢牢捆住，身体也被铁丝缠了起来。五个进攻者一下子就把这些事情办妥了，看得出他们对这些工作非常熟悉。

“放下窗帘！”刚才请求和经理会面的那个人下令说。他显然是这伙人的头目。钞票和黄金被强盗们分成了五堆。他们的头目说道：“我先离开，然后，”他指着通向营业厅后面的走廊补充道，“你们从这里出去，把门闩好，钥匙丢进排水沟里去。”他又指着经理室，“不要把这个家伙忘了。明白了吗？”

“放心吧！”喽啰们答道。

“把披风扔在这里。集合地点你们已经知道了。出发！”

五点半的时候，银行的稽核员拉卓先生给德克办事处挂了一个电话，但没有人接。强盗们把话筒摘掉了。过了一会儿，他又打电话，结果和第一次一样打不通，而且电话局一再声称是德克办事处无人接电话。拉卓先生派了一个通信员去德克办事处查问，6点半，通信员回来报告说：德克办

事处已经关门了，而且里面空无一人。

稽核员感到不对劲了。现在是月底，一般情况下，职员们都是干到晚上9点的。

8时左右，一队警察打开了德克办事处的大门。幸运的是，办事处的职员一个也没有死。经过长时间的急救，他们终于恢复了知觉；但他们提供的线索少得可怜：五个蓄大胡子、穿长披风的人向他们进攻，把他们打倒。除此而外，他们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职员们的证词是无可置疑的。五件外套还堆在屋角里，似乎强盗们故意要给自己留下罪证。然而，经过苏格兰场第一流的侦探们的仔细检查，这五件外套并未提供任何线索，披风是用普通的布料做成的，连成衣店或百货店的商标都没有。

侦探再三询问证人，但没有得到任何线索。

最后一个重要证人是这幢楼房的看门人。银行办事处的门是从里面锁上的，也就是说，劫匪一定是穿过前厅出去的。那么看门人一定会看到过他们。但是看门人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

经再三回忆，看门人想起一个送煤工人。这人是在7点半，即警察到来之前不久，背着一个大袋子出现的。他说五楼一个住户要他送来，看门人放他进去，并指给他通往五楼的后楼梯。过了一刻钟左右，他又背着袋子下楼来了，他说他把地址搞错了。在街上，他把口袋放进手推车里，然后不慌不忙地推着车走了。

“您知道他是哪个煤店的工人吗？”侦探问。

看门人不知道。

侦探传讯了五楼那位住户。送煤人确实在7点半左右按了这一家的门铃。女工告诉他地址找错了，他也不再坚持，马上就下楼去了。然而看门人和这位住户提供的线索还有矛盾。因为据那女工说，那个人根本没有背口袋。

“他把口袋放在楼下了。”对此，侦探是这么解释的。

他们不久便在楼梯下的地下室找到了一堆煤。很显然，那神秘的“送煤工人”把他背来的东西倒在这儿了。但是看门人说，那人离开时背的口袋仍和进来时一样大小。那么，他背走的是什么呢？

“这个我们暂时不去管他。”侦探回避着他无法解释的难题，“我们明天再来研究这个问题。”他在追寻着自以为更重要的线索，不愿岔开。

确实，几名职员都在。但办事处的重要人物，即经理路易斯·罗伯

特·巴克斯顿先生却失踪了。

职员们对这点不能做出任何解释。于是，结论自然就出来了：经理路易斯·罗伯特·巴克斯顿本人充当了内线，伙同五个乔装的强盗抢劫了办事处。

在对案情的详细研究还未结束之前，对中央银行德克办事处的经理路易斯·罗伯特·巴克斯顿的通缉令便发出了。他的相貌特征被电报通告四面八方。

罪犯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离开英格兰，无疑可以在国内或港口把他们抓住。侦探们对破案的前景很乐观，于是纷纷回家睡觉去了。

这一夜，五名黑脸膛的男人在南安普敦下了从伦敦开来的特快列车。他们从行李房取出几个包裹和一口沉重的大箱子，雇了一辆马车，风驰电掣地往码头奔去。那里有一艘轮船在等着他们，轮船的烟囱正冒着浓烟。

早晨4时，涨潮了。这时南安普敦全城还在梦乡里，并不知道德克办事处的事件。轮船驶出了港口，绕过防波堤，向大海进发了。船里装着各种合法的货物，目的地是达荷美的港口科托努。

这个时候，警察局的人们还在床上做梦呢。

第二天，侦探们继续调查，但毫无结果。日子一天天过去，五个强盗和路易斯·罗伯特·巴克斯顿先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经过一番没有任何头绪的调查之后，侦探们只得罢手。

巴尔萨克考察队

法属几内亚的首都科纳克里是一座海滨城市，有许多白种人，尤其是英国人和法国人。

但在发生本书所叙述的事件的时候，科纳克里还不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只是一个大的居民点。

11月27日，科纳克里的居民们都聚集在海边，迎接一批有名的旅行家。他们乘坐的“图阿特”号轮船马上就要靠岸了。

这些旅行家是法国中央政府派出的一个考察队。他们的任务是去考察法属苏丹的一个以“尼日尔环形地区”而闻名的省。

几个月之前，在法国议会中，议员们在一次讨论殖民地问题时分成了势均力敌的两大派，两位针锋相对的议员领导着这两派进行大论战。

这两位议员，一位名叫巴尔萨克，另一位名叫波特里耶。这两位议员对殖民地问题都有多年的研究，而且两人都是这方面的权威。然而他们很少有过相同的见解。要是巴尔萨克对一个什么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波特里耶一定会持相反的观点。

这次问题的起因是巴尔萨克向议会提出一个法律草案，在塞勒冈比亚、上几内亚和尼日尔河以西的法属苏丹的部分地区设立五个议会地方机构，给黑人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像往常一样，波特里耶立即起来反对。于是，这两位对手便以其各自的论据为霰弹向对方发起猛烈的攻势。

第一位引用了许多军人和官方旅行家的见闻之后宣称：那里的黑人民族已达到相当的文明程度。他补充说，光废除奴隶制是不够的，应当让被征服者享有和占领者一样的权利。在一部分议员的热烈掌声中，他高呼“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

另一位恰恰相反。他针锋相对地宣称，黑民族还处在极端的野蛮状态，根本还谈不上给他们表决权。他补充说，无论如何，在目前这个时期，是不能搞这种试验的；相反，要加强占领军的力量。因为有很多令人担忧的征兆表明，在这个地区很可能不久就会发生骚乱。像他的对手一样，他

也引了许多旅行家的见闻来为自己充实论据。最后他满腔爱国热忱地说，用法兰西的鲜血换来的东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要求增派武装干涉部队到那里去。他的演讲博得了另一部分议员的热烈掌声。

殖民部部长感到为难起来，不知道该赞成哪一方才好。从“尼日尔环形地区”和塞勒冈比亚传来的有关骚乱和抢劫的消息使他不安。据说，那里整村整村的居民都离开他们原来居住的地方，不知去向，也不明原因。人们还秘密地传说：在非洲的某一个地方，正在建立一个不知名的国家。

争论没完没了，在争吵声中，一个议员不耐烦地大叫起来：“让他们自己去考察一番吧！”

这一建议马上就被采纳了。殖民部决定组织一个考察队去调查“尼日尔环形地区”，这一决定立即得到议会的批准。

派谁去带领考察队呢？这又成了个困难的问题。因为进行的两次表决中，巴尔萨克和波特里耶所得票数都完全一致。

“见鬼，把两个人都派去！”不知哪一个议员开玩笑地叫了一声。

这个提议意外地得到了议员们的热烈赞同。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可以至少几个月里不用去听有关殖民地问题的争论了。巴尔萨克和波特里耶都当选了，接下来他们根据年龄的大小来决定谁当正队长。在这方面巴尔萨克略胜一筹，因为他年长了三天。波特里耶只得屈居于副手的地位。

政府还派了几个人加入考察队。这些人的地位并不显赫，但却各有所长。这个考察队的成员包括两位队长在内，共有7名。这些成员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夏多内医生。他是一位出色的医务工作者，刚刚50岁，但头上的鬓发却全白了，浓密的胡须也如银丝一般。夏多内医生是一位极好的人，富于同情心，性情活泼，经常动不动就发出响亮的大笑。

还值得一提的是地理学会的通讯会员依西多尔·旦逊。这是一位对自己的专业入了迷的地理学者，个子矮小，性格却很刚毅。

其余的三名成员是波森、基里耶、赫里耶，他们是政府各个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

除了这些正式的成员外，考察队里还有第八个旅行家。这是一位淡黄色头发的男子，他精力充沛、性格刚毅，名叫阿梅迪奥·弗罗拉斯，是《法兰西扩张报》的特派记者。这就是11月27日乘“图阿特”号轮船抵达科纳克里的全部重要人物。

科纳克里总督华尔顿和他手下的主要官员在轮船靠岸的地方为客人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巴尔萨克代表考察队致了答谢词。然后大家到总

督的府邸去。考察队要在那里停留三天，以便确定详细的行程。

考察队计划考察的这个省，有 150 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比两个法国还要大。为了扩大考察范围，考察队将在途中分为两个小分队。考察队从科纳克里出发，向康康前进，途中将经过瓦莎、吉姆坡（弗特查隆南部的重要行政中心）和康鲁莎（尼日尔河上游靠岸边的一个驿站，距河的发源地不远）几个地方。

抵达康康之后，考察队将经过弗拉巴、弗拉巴库拉、基阿拉、瓦苏拉和格勒杜卡几个地方，然后抵达西卡苏城——这是西卡苏地区的首府。西卡苏距海边 1100 公里。考察队的两个分队将要在分道扬镳。

一个分队由波特里耶率领向南进发。途中要经过西达尔杜卡、尼阿姆布坡和其他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村镇，到达刚果的一个省会，接着由此继续南下，经巴乌拉抵达象牙海岸的格兰巴沙。

另一个由巴尔萨克率领的分队将继续东进，其路线是经瓦加杜古抵尼日尔河岸的撒耶，然后与河流平行前进，穿过摩西亚，最后，经由库尔玛、布尔卡，到达达荷美的海港科托努。

把路途的困难和可能耽搁的时间计算在内，要完成这次探险性的考察任务，第一分队至少要几个月时间，而第二分队则要十到十二个月。他们 12 月 1 日一同从科纳克里起程，波特里耶的考察队应在第二年的 10 月初到达格兰巴沙。

11 月 30 日，起程的前一天，侍者突然报告说，有两个人在外面求见巴尔萨克。

此时是下午 6 点，英国伦敦中央银行德克办事处的抢劫案正在进行中。

来访者是一男一女。男的在 40 岁左右，女的在 20 岁到 25 岁之间。那男子身材相当高，一双长腿支撑着短短的躯干，细长的脖颈上长着一个好像是拉直了的头颅。他双眼十分灵活，鼻梁高耸，嘴唇肥厚，留着短短的连鬓胡，头上长着火红色鬃发，但是已经谢顶了。这个人的长相虽然称不上美男子，但却讨人喜欢。

他后面的那位女郎也是高个子。她身材苗条，体态优雅，长着一头黑发，是一个十足的美人。

巴尔萨克请他们坐下。那男子开腔了：“请原谅。议员先生，打扰您了。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阿任诺尔·德·圣·伯雷，法国雷恩城的一个单身汉。”阿任诺尔·德·圣·伯雷稍停了一下，继而指着那年轻女郎介绍道：“她是简·莫尔娜小姐，是我的姨母。”

“您的姨母?”

“是的，简小姐确实是我的姨母。”

少女露出了一个愉快的笑容，她那张秀丽的脸庞顿时容光焕发起来。

“按亲族关系，德·圣·伯雷先生是我的外甥。”她用带点英语腔调的法语解释道，“他从来没有放过把我们的辈分关系表白一番的机会。”

“这使我年轻一些。”圣·伯雷先生插嘴道。

“但是，”她继续说道，“要是印象已经造成，并且法律许可的话，他愿意和我换一个位置，而按照家族传统当阿任诺尔舅舅的……我一生下来，他就住在我们家了。”

“这和我的年龄是相当的。”实为外甥的舅舅解释道，“不过议员先生，请让我们谈谈我们的来意。莫尔娜小姐和我都是科学工作者，我的实为姨母的外甥女还是一个勇敢的旅行家。我这个好心的实为外甥的舅舅就让她拉到这遥远的国度里来了。我们的计划是深入到这个国家的内陆去。即使冒点风险，但可以得到许多新的知识，欣赏许多从未见过的景色。我们准备好了，正打算出发，却得到了你们考察队和我们同一条路线的消息。于是我对莫尔娜说，尽管这个国家很平静，但是，如果考察队同意的话，我们还是想和你们一起走。我们来这儿的目的是，是请求您同意我们能一起随您去旅行。”

“从我个人来看，这没什么不好的，”巴尔萨克答道，“不过，您知道，我得和同事们商量一下。”

“这是当然的。”圣·伯雷赞同着。

“或许，”巴尔萨克继续说道，“他们会担心这位小姐影响我们的前进速度，而完不成预定的计划……要是这样的话……”

“这个请你们放心！”阿任诺尔舅舅叫道，“莫尔娜小姐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伙子’。她自己也请求你们把她当一个真正的伙伴。”

“当然，”简·莫尔娜证实道，“而且我还补充一点，从物质条件这方面来说，一点也不会麻烦你们。我们有马匹和挑夫，甚至还雇了两名向导兼翻译。这是两个柏柏尔人，从前的塞内加尔省的步兵，您完全可以放心。”

“要是这样的话，确实是好……”巴尔萨克承认道，“我今晚上和我的同事们商量一下吧，要是他们同意，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怎么联系你们呢？”

“明天早上出发的时候吧。因为不管怎样，反正我们明天会离开科纳克里。”

巴尔萨克把他俩的请求转告了同事们，大家欣然同意。于是巴尔萨克考察队里增加了两名新成员。现在，除了挑夫和卫队之外，考察队总共有10人。

巴克斯顿勋爵一家

在银行办事处劫案发生之前，巴克斯顿勋爵已有好几年闭门不出了。他的城堡在英国中部小城乌多克谢吉尔附近。一场大悲剧破坏了他的家族的声誉，扰乱了他的宁静的生活，迫使他把自己幽禁起来。

60年前，巴克斯顿勋爵刚从军事学校毕业，他从父亲那里得到一笔遗产，并且继承了父亲显赫的门第和声誉。

爱德华·安拉·巴克斯顿在22岁时和一位名门望族的小姐结了婚。一年之后，他们生了一个女儿，这使爱德华·巴克斯顿大为失望，他急切地等待生第二个孩子。

但是，直到20年之后，巴克斯顿夫人才给他生下他期待已久的儿子，他们给孩子取名乔治。几乎在同一时候，他们嫁给法国人德·圣·伯雷的女儿生下了儿子阿任诺尔。

又过了五年，巴克斯顿夫人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取名路易斯·罗伯特。就是这个路易斯，在他25岁时，在中央银行德克办事处的案件中扮演了可悲的角色。他的降生，夺走了母亲的生命。巴克斯顿勋爵失去了陪伴他生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挚爱。

巴克斯顿勋爵抑郁苦闷，心灰意懒。虽然年龄还不算大，但他却抛弃了一切社交活动，离开了他一直服务的海军舰队。

在过了九年的鳏夫生活之后，随着时光的流逝，痛苦渐渐减轻了。巴克斯顿勋爵和已故的海军同事马尔加里·费尔赖的遗孀结了婚，这遗孀带着前夫的儿子，16岁的威廉·费尔赖住进了巴克斯顿城堡。

几年之后，他们生下了第四个孩子，这是个女孩，取名叫简。她的母亲不久就去世了，勋爵第二次成了鳏夫。

这时勋爵已经60岁了。他无心再娶，把全部精力花在履行做父亲的职责上。他的大女儿，法国人德·圣·伯雷的夫人，早已不再需要他的照料，如果把她除外，勋爵的身边还有四个孩子。其中最大的威廉·费尔赖已经20岁了，勋爵把他视如己出。

然而命运之神对他的虐待并没有到此止步。第一个不幸来自那个继子，这年轻人不仅不报答继父对他的慈爱，反而在家庭内把自己孤立起来。越是对他亲热，他越要和大家疏远；越是给他友谊，他越仇恨家里面的人。

从他跟着寡母跨进巴克斯顿城堡大门的那天起，他就对乔治和路易斯产生了刻骨的仇恨，因为他们是巴克斯顿勋爵巨额遗产的继承者。

当他的胞妹简出生之后，他的仇恨更大了，因为她也可以得到一份遗产，而他却是个局外人。即使弟弟妹妹们出于好心送他一份，也只会是一个可怜的数目。母亲死后，再也没有第二个人能洞悉他心底的秘密和遏制他的仇恨。这个怀着嫉妒之心的年轻人和家庭越来越疏远，却和许多堕落的年轻人混在一起。

许多讨债的人找上门来。起初，勋爵给他还债，可是后来他统统给予拒绝。

尽管威廉没有多少钱花，但他并没有改变自己花天酒地的生活方式。家人们很长时间里都不明白他是从哪里搞来钱挥霍的，直到有一天，一张细心伪造的巴克斯顿勋爵的签名支票被发现了，这是一笔巨款。巴克斯顿勋爵付了钱，然后把肇事者赶出了大门，不过还是给了他一笔相当数目的钱。威廉·费尔赖离开巴克斯顿勋爵的城堡之后就下落不明了。

巴克斯顿勋爵的长子乔治军校毕业后，参加了殖民军，而第二个儿子路易斯则对军事生活不感兴趣，他是个品行端正，作风严肃，生活很有条理的小伙子，想在商业方面求上进。他进了中央银行，银行对他的评价很高，甚至有人预言，他将成为这个庞大金融机构的首脑。与此同时，乔治随着殖民军东征西讨，用战功赢得了上尉军衔。

巴克斯顿勋爵以为他的厄运从此结束了，却没有料到还有更大的、迄今为止他还未曾遭遇过的不幸在等待他。

有一段时间，乔治·巴克斯顿临时到一个勘探队里服务。他在这个勘探队招募起来的半正规的部队里当了两年指挥官，到过许多豪莎人居住的地方。可是突然传来消息说他成了一伙强盗的头目，报纸详尽地报道了乔治上尉及其一伙亡命之徒的罪行。这伙强盗在当地无恶不作，最终遭到政府军的追剿。乔治上尉和他的残部逃到了法国的属地，最后在霍姆波里山下一个名叫库珀的小村旁被击毙。

此时巴克斯顿勋爵已经 75 岁了。当他得知这个消息时，他那苍白的脸色足以说明他的痛苦，但他并未在这个打击下屈服。他对此事一个字也不提，但从那一天起，他再也不外出散步了，甚至与最知心的朋友也断绝了

往来。他过着幽禁式的生活，孤苦伶仃，成了一个哑巴。

只有三个人还留在他的身边。首先是他的次子路易斯·罗伯特·巴克斯顿。在中央银行的公务之余，他每个星期都抽一天和父亲一起度过。其次是他的外孙阿任诺尔·德·圣·伯雷。圣·伯雷是一位极好的人，他忠厚老实，富于同情心。

他从已故的父母亲那里继承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遗产。当外祖父家里不幸的消息传来时，他立刻搬到巴克斯顿城堡旁的一所讲究的别墅里。别墅旁边有一条小河流过，圣·伯雷在这里找到了垂钓的好地方，可是令人疑惑的是，就算有一条小鱼非要咬钩，好心的阿任诺尔也会毫不犹豫地把它放回水中去。

简·巴克斯顿是精心照料老勋爵的第三个人。她几乎是以母爱般的温情来慰抚老父亲悲惨的晚年生活的。只要能见到父亲脸上的笑容，她愿意献出自己的生命。她时刻想着：要是能给父亲受到创伤的心灵找回哪怕是一点点幸福那该多么好啊！这几乎是她全部思想和言行的唯一目的。当长兄死去的那场悲剧发生时，她发现，父亲之所以哭泣，与其说是为了那罪有应得的儿子的可怜下场，倒不如说是因为痛惜家族的名誉。

简·巴克斯顿却相反，她不哭。但这并不是说，她对失去亲爱的兄长和给家里带来的耻辱无动于衷。事实上，她在悲痛中感到愤慨。怎么搞的？路易斯和父亲怎么会这样轻易地相信了关于乔治犯罪的传说呢？那些从遥远的海外传来的消息怎么能够不假思索地都当成事实呢？这些未经查实的街谈巷议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在简的头脑中产生了一个坚信她兄长无罪的信念。当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抛弃这个可怜的死者的形象时，简却在怀念他，而且关于他无罪的信念从未离开过她的头脑。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尽管她自己 also 找不到什么证据，但她坚信哥哥无罪的信念却变得更加不可动摇。巴克斯顿全家人都遵守一个默契：从来不谈库珀发生的悲剧。这种绝对的沉默，终于在事件发生几年后的某一天，被简第一次鼓足勇气打破了。

“舅舅！”她对阿任诺尔·德·圣·伯雷叫道。

阿任诺尔通常称简做外甥女的，因为她给了他“舅舅”的“封号”。

然而也有例外。要是这位“舅舅”责备他的“外甥女”，或者想违背她的意志而干什么，“外甥女”便立即要恢复她按亲族关系应得的称号，而且还教训她的外甥，说他“应该尊敬长辈”。外甥看到事情不好办，只得妥协，赶快去安慰他尊敬的姨妈。

“干什么呀，亲爱的？”圣·伯雷应道。

“我想和您谈一谈关于乔治的事。”

阿任诺尔惊奇地把书放下。“乔治？”他窘迫地重复道，“哪一个乔治？”

“我的哥哥乔治。”她平静地回答道。

阿任诺尔脸色惨白。

“可是你知道，”他用颤抖的声音答道，“在这里不能够谈到他的名字。”

简摇摇头，表示不以为然。

“没有关系。”她平静地说道，“舅舅，我们谈一谈关于乔治的事吧！”

“谈什么呢？”

“谈事件的全部经过。”

“这绝对不行！”

简皱起了眉头。“外甥！”她威严地喊起来。

这一着非常奏效。

“行啦！行啦！”阿任诺尔嗫嚅着表示妥协，并且开始讲述那有关乔治的悲剧。

简默默地听着，当他讲完后，她也不提任何问题，阿任诺尔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他轻松地舒了一口气。

然而他错了。几天之后，简又提出了老问题。

“舅舅！”她又叫起来。

“什么事呀，亲爱的？”阿任诺尔问道。

“要是乔治终归没有犯罪呢？”

阿任诺尔以为他听错了。“没有罪？”他又重复了一句，“算了吧！可怜的孩子，这个问题是毋庸置疑的，可怜的乔治叛了国，而且已经死了。这是既成的历史事实，这方面的证据是很多的。”

“有哪些证据？”简问道。

阿任诺尔重又谈起了那个故事。他列举了报纸上的文章和一些官方的正式文件，说谁也没有否认这些事实。最后他说，反正乔治已不在人世了，这是最有力的证据。

“就算他已经死了吧，”简说，“可是有什么能够证明他的背叛吗？”

“一个前因，两个后果。”阿任诺尔答道，他被这样的固执弄得有点难堪起来。

然而少女比他所想象的还要固执。

从这一天起，她经常用这方面的问题来纠缠阿任诺尔。从她所提问题

的实质看，可以很容易地得出结论：她坚信她的兄长是无罪的。

在外甥和姨母之间经过多次争论之后，关于乔治无罪的说法，被他们找到了一些证据来证明了，阿任诺尔也没有勇气来进行反驳。不仅如此，简坚信哥哥无罪的信念，不可能对阿任诺尔的情绪没有影响。如果说他现在不是完全地确认叛逆的乔治上尉无罪，至少是原来认为他有罪的想法在动摇了。

在以后的几年里，简的信念变得更加坚定。产生这种信念的基础，却是感情多于理智。能得到自己的外甥这样一个同情者，她是有成绩的，不过这还不够，要是没有足够的证据，她怎么能够宣布自己的哥哥无罪呢？

经过长时期的深思熟虑之后，她有办法了。

“当然，”有一天她对阿任诺尔说道，“光是我们相信乔治无罪是不够的，应该拿出证据来，您明白吗，亲爱的舅舅？要是不做到这一点，尽管我们大声疾呼，说乔治无罪，谁也不会相信我们。”

“这是显而易见的，我可怜的孩子。”

“就连我的父亲本人也相信了那些不知来源的传闻。他不会去检验那些该死的道听途说是否有真实性。当听到别人责难他的儿子时，他就是在悲痛和屈辱下当着我们的面死去，也不会喊出这样的话来：‘你们撒谎！乔治不可能干出这样的事来！’我们如果找不到无法反驳的事实来证明乔治的无罪，怎么能够说服别人？”

“这是再清楚不过的道理。”阿任诺尔赞同道，一边摸着下颌。

“但是……这些证据……到哪里去找呢？”

“当然，不是在此地……”

简沉默了片时，然后低声补充道：“在另一个地方？可能……”

“另一个地方？在哪里？我亲爱的孩子！”

“发生那场悲剧的地方，库珀。”

“库珀？”

“是的，在库珀。那里有乔治的坟墓，因为他死在那个地方。既然是这样，就必然可以弄清他是怎么死的。然后，要找一些亲身经历过这场悲剧的人。乔治指挥的那个部队人数不少，这些人不可能全部失踪……应该找到这些人，进行调查，弄清真相。”

简在说这些话时，容光焕发，声音发颤。

“你说得对，小姑娘！”阿任诺尔叫道，不知不觉落进了她的圈套。

“好，”她说，“如果我说得对，我们就去吧！”

“到哪里去？”阿任诺尔目瞪口呆了。